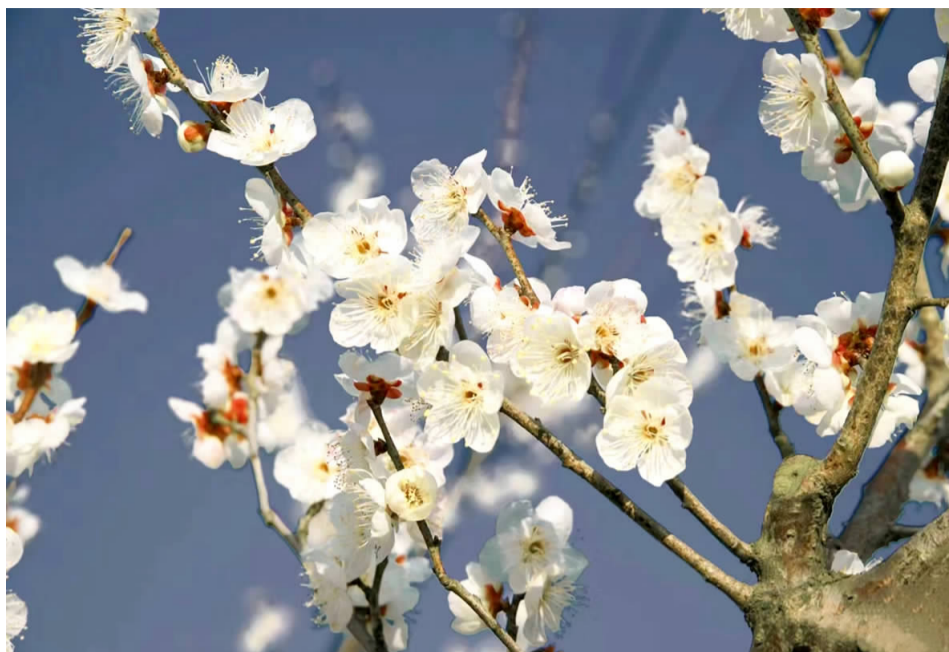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一 如梅雪精神

《开时似雪 谢时似雪》中的宋代流韵

□ 王娟



书名很美，来自宋人晁补之的咏梅词，“开时似雪，谢时似雪，花中奇绝”。似雪，那就是白梅了。

词人除了表达白梅的颜色、香气和风骨外，也在这清冷高洁的品格中寄托了自己的志趣和情操。而《大美中国》两宋卷的作者陈炎，之所以以此为书名，大体在他心里，宋朝也是有如梅花一般“不与群芳同列”之意味。

全书从北宋的民俗、服饰、绘画、书法、雕塑、陶瓷、诗词、散文，讲到南宋的话本、戏曲、绘画、雕塑等，突显两宋时期的审美文化主旋律，以及两宋相较的艺术风采和衰败迹象。书中的信息量巨大，是两宋文化的浮光掠影，这是我读这本书尤其慢的原因，读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时，会去考证，去摘记，去背诵。也把我之前所知晓的关于宋朝艺术及审美文化的零零碎碎，都做了串联和总结。

2022年的电视剧《梦华录》掀起了一波宋韵热潮，且不说剧情，仅视觉画面就让人如沐春风。其中服饰含蓄内敛、清雅简洁，加上汴河两岸的都城风采加持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和《梦华录》一样，《清平乐》里也是抹胸、褙子、大袖……这些都是宋朝女子最普通的服饰，上衣下裳，素雅利落。男性更以常服为公服，减少冕服的种类，幘头成为宋代男子的主要首服，也有文人、儒生以裹巾为时尚。

宋朝服饰一改唐朝时的盛世华贵、恢宏大气，审美上追求质朴天然，颜色淡雅单一，上身既舒适得体，又显典雅大方，这应该是大多数女子爱上宋制汉服的原因。

也是从宋朝开始出现了盖头，女子出门戴上盖头不是为了遮挡风尘，而是为了遮住颜面，这与当时理学束缚妇女的礼教思想是吻合的，以至于后来明、

清时期新婚女子都会有“揭盖头”的仪式。因为礼教，宋朝还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缠足陋习——“三寸金莲”，畸形的审美追求也是妇女地位下降的表现。我小时候住在梅城的四合院，大院里的几位婆婆都是三寸金莲，走起路来拘谨纤婉，弱不禁风。每次看她们洗脚、缠足、剪指甲，总是心有戚戚，惊恐好奇。

偃武修文是宋朝的基本国策，虽不利于军事的强大，却有助于文化的繁荣，尤其是宋朝的书画，成为中国绘画的审美巅峰。唐代的绘画主要用于宫廷和寺观，到了宋朝，富裕人家的厅堂挂上几幅字画，是一件颇为时尚的事。

最早吸引我的宋画，除了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大概就是崔白的《双喜图》了。我截取画中的野兔做头像很多年，每次看这幅画都希望自己能做画中的兔子，无论向前或回望，都能笃定地看万千世界，不为外物所感。《双喜图》用它秋风乍起、动静结合的气韵打动了我。另有李成的《读碑窠石图》，画面是荒野寒林中，一人一骑，有童仆随行地仰观古碑。《图画见闻录》中记载此画为“气象萧疏，烟林清旷，毫锋颖脱，笔法精微”，那种凄凉萧索，又感觉千里之远的意境，让我仿佛看见李成桀骜不驯，不同流俗的倔强。

从民俗，到花鸟，到山水；从民间画家，到宫廷画家，到文人画家，宋画的美，说上三天三夜也道不完。两宋卷告诉我的是，唐代之后，宋代仍然是个绘画、书法繁盛的时代，繁盛的原因不同，审美的品格

也不同。每一次毫不起眼的落笔，在写实与写意中相互转换，这是属于宋人的独具慧心，宋人的思想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全在笔间勾勒中呈现。

书法和绘画一样，在宋朝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我是多年的苏粉，除了喜欢苏轼的诗词，也偏爱他的书法。他盛赞蔡襄的书法，我便去看蔡襄的《澄心堂纸帖》，他说蔡襄的字“如君谟真、行、草、隶无不如意，其遗力余意，变为飞白，可爱而不可学，非通其意能如是乎？”可见让苏轼感兴趣的并非蔡襄严谨矜持的法度，而是无意间流露的意韵。于是我又去读《澄心堂纸帖》，读蔡襄的生平及文人修养。苏轼就是这样，重学识和修养，反对陈陈相因、恪守死法，主张新意。他看到了“天真烂漫”，从而真正将“宋书尚意”的美学倾向确立下来。

整个北宋时期，从“唐人重法”到“宋人尚意”的转变，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便是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。在中国书法审美文化的历史上，我们不能没有欧、褚、颜、柳，也不能没有苏、黄、米、蔡。

今人爱宋，皆因每个人心中的独特之爱。有人爱民俗服饰，有人爱诗词散文，有人爱书法绘画，有人爱雕塑陶瓷，还有人爱瓦子勾栏里的平话小说……每一种爱都在无限感怀，感怀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优雅、精致、执着地生活过。

再读晁补之的《盐角儿·亳社观梅》，眼前出现的无论是梅花，还是两宋，皆是暗香疏影，惊艳了整个冬天、整个历史的天空。



## 礼让斑马线 文明过马路

